



清明细雨 既润新芽,也慰旧土

●刘 澍

清明时节,天地间浮动湿润的青草气息。人们在亲人的墓碑前摆一束菊花、燃一炷香火,在氤氲的雾气中与逝者对话。折柳插门、焚香祭祖、放鸢逐风……这些古老的仪式,是传统的延续,更是人们对生命循环的笃信。当香港殡葬业推出“人生毕业礼”服务,上海墓园开设生命教育课堂,我们发现2000年来,人们面对生死的智慧从未褪色。死亡并非终结,而是另一场新生的序章。

四川一座殡仪馆内,00后遗体化妆师方平(化名)将画笔浸入调色盘,一场百岁老人的“喜丧”演绎着生命的豁达。灵堂内阳光倾泻,彩色遗照中,老人眉眼含笑,仿佛正凝视着自己圆满的一生。儿女们为她撑起黑伞遮阳,乐队奏响欢快的曲调,方平在众人的注视下为老人勾画

最后的容颜。妆容完成时,80岁的女儿望着母亲的面庞,露出孩童般的笑容:“我妈妈真好看。”这一刻,死亡的沉重被生命的绚烂消解。

方平记录了很多这样的瞬间,那是生者与逝者无声的约定。殡仪馆的工作台上,工作人员轻柔地用弯弓针缝合伤口,细腻地用戏剧油彩遮盖伤痕。一位老爷爷俯身轻吻亡妻的额头,留下最后一个晚安吻;一位母亲提着蛋糕祭奠早逝的女儿,并将甜蜜分给在场的陌生人;蜷缩在墓园角落的流浪猫,也被视作传递温暖的殡葬“同事”。每个生命都值得体面谢幕,就像清明细雨既滋润新芽,也抚慰旧土。

曾有一位重症患者请求殡葬人员提前为她举办“快乐葬礼”,却被婉拒:“请多活一天,再多一天”。这句话,成为她化疗期间的曙光。无论是彩色遗照中的笑容,还是纸扎上的彩绘,都是逝者留给生者的信号:活着,本就是一场馈赠。珍惜当下,才是对离别最深情的回应。

方平计划踏访各地,免费为逝者描画最后的容颜。她说,这份职业让她懂得逝者从未真正离开,他们化作记忆的星火,照亮生者的路。而活着的人,只需接过这束光,在人生风雨中走得更坚定、活得更斑斓。

《牡丹亭》里有这样一句唱词:“生者可以死,死者可以生。”清明的意义不仅在追忆,还在传承。人间至幸,莫过于将每一刻活成庆典。

父亲勤劳能干,靠送面包养活妈妈和我们3个孩子。他对自己要求很高,每天下班后都去上课,提高自己,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。他努力学习、工作,想给我们创造更好的生活。只有星期天,父亲才会与我们一起吃一顿晚餐。

每当我们抱怨父亲缺席了家庭生活的重要时刻,或者抱怨他没有花时间陪伴我们时,他都会辩解,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。

什么才是 更好的生活

编译/许文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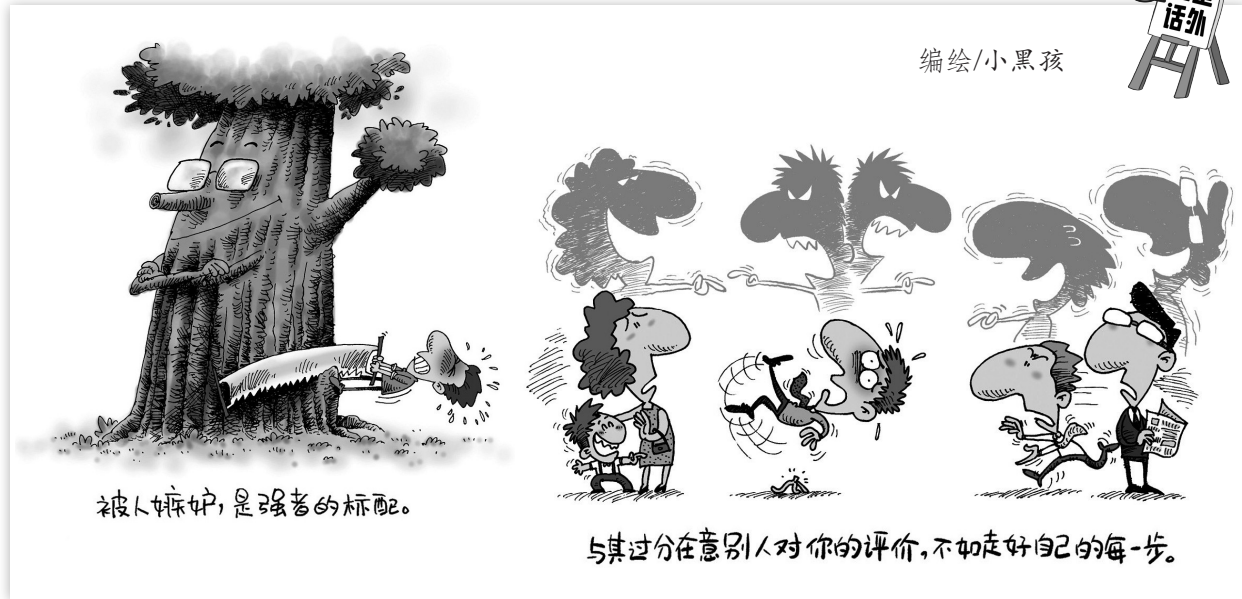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,父亲参加了一家大型公司的应聘,他以令人惊讶的考试成绩和面试表现获得了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,不仅待遇优厚,工作时间也更为规律。我们的生活品质也随之提高,现在我们可以时常买漂亮衣服,出入高档餐厅,甚至出国度假。

然而,没变的是,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,家中仍然看不到父亲的身影。每当我们抱怨时,父亲都会辩解说,自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。

父亲的付出得到了回报,他升职了,并决定雇一个钟点工,换一幢更大的大房子。尝到甜头后,他决定继续争取更高的职位。我们仍然很少见到他,更过分的是,就连星期天父亲也要招待客户。每当我们抱怨时,他继续辩解说,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日子变得更好。

不出所料,接下来,父亲又一次得到回报。他买了一套海边的豪华公寓。在我们入住新家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,父亲向我们宣布,他不再追求任何晋升,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家庭上。

第二天,父亲没再醒来。



编绘/小黑孩



勇敢的病人

编译/胡 英

雷纳德被牙痛折磨了整整一个晚上,第二天一大早,他便迫不及待地去了牙科诊所。

牙医给雷纳德做完检查后,建议道:“你这颗牙必须尽快拔掉。”

“要花多少钱?”雷纳德的问。

“300英镑。”牙医回答。

“什么?拔一颗牙要300英镑?”雷纳德嫌太贵,连连摇头。他想了想,问牙医有没有更便宜的治疗方法。

牙医答道:“也可以不打麻药直接拔,那样的话只要30英镑。不过,整个过程会非常痛苦,恐

怕会让你难以忍受啊。”雷纳德不假思索地说:“好啊,医生,那就不打麻药直接拔吧。”

于是,牙医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拔掉了这颗牙。整个过程中,雷纳德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诊疗椅上,既没有痛苦地呻吟,也没有丝毫扭动和挣扎。拔牙结束后,雷纳德脸上甚至还浮现出一丝微笑。

他的表现让牙医感到既惊讶又震撼。他感叹道:“我行医几十年,从没见过像你这样勇敢的病人。这30英镑的诊疗费我不要了,就算是给你

的奖励吧。你今天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励志课,让我亲眼见识了原来人还能有如此强大的意志力,竟然可以这样忍受痛苦。我真是开眼了!”

晚上下班后,牙医去酒吧喝酒,遇到了几位同行。他向大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白天的经历,连夸这位病人了不起。其中一位牙医听完,从椅子上跳了起来,大声喊道:“原来如此!这位叫雷纳德的病人早上先来了我的诊所,我给他打了麻药,叫他在外面等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后,等我叫号时,才发现他已不知去向……”

我和丈夫探亲返家,车程9个小时,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丈夫开车。走到一半时,我发觉他有些疲惫,于是主动请缨,在午饭后接替他开车。当我坐上驾驶位时,阳光明媚,一切都很好,直到夜幕降临……

我的视力怎么了?一种恐慌向我袭来。我50多岁了,我当然知道随着年龄增长,夜间驾驶会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,我的父母就曾抱怨过。但这会突然发生吗?就像现在这样?白内障难道不应该逐渐发作吗?难道我一下子就到了需要做手术的程度?

我瞥了一眼丈夫,即便他对我的种种怪癖都很宽容,我也不愿对他说出自己的恐惧。我硬着头皮,坚持驾驶,毕竟我们的路程不算太远了。然而,随着夜色渐浓,我的视力变得愈发糟糕。

“天太黑了!我看不清楚!”我抱怨着,使劲眯着眼睛朝前方看去,双手死死把住方向盘,控制着方向。“我这是怎么了?我该怎么办?你能帮我找一个可以靠边停车的地方吗?然后换你开车回家。”

丈夫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平静,很简洁地回应了我:“亲爱的,我认为没有必要。你只要摘下墨镜就行了。”

我的视力怎么了?

编译/孙宝成